

廣東文物

國父遺墨

發刊詞

民國三十九年二月同人開廣東文物展覽會於香港時廣州淪陷同人避地海隅不勝其亡國懷鄉之感因揭二大標的曰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會畢乃將各出品及研究文字為三冊裝版印布一時稱盛惜出版未幾香港又失所印千數百冊悉遭掠去於是存者乃成珍物今忽八年矣勝利以還有志之士咸念收合餘燼重光盛藏且羣思索回歷年為敵所獲涉文物完璧以歸于趙素氣焦盛但久而寐時局底勢民生況瘁羣衆救死不暇官吏窮困未能遂益罕言及此嗚呼昔者流離顛沛困處一隅而克克盡所能銀貞奮鬪者何却敵以凌而氣之衰竭反至是也嗟吾知之

矣此年風習凌夷人溺功利之說家競功詐欺之術如能之獲第以助其機巧貪冒所早作夜思者皆以何巧偷豪奪以償其云等之欲所謂國家民族文化教育諸名字第登號階梯與裝飾而一時則考其真諦而身體力行者加以戰後例有之艱難相續無窮之戰禍更是令賢哲束手下愚隳行其日論于京師不亦宜乎今省文獻會同人深憂獨覺頗思有以澄混沌而正趨向協力所及仍在故帑堆中於是擬繼續輯刊廣東文物一編以追前光並期後來至其標的仍前之者雖環境異異而漸向應國風而和衷之中鵠鳴不已庶幾激濁揚清之一助乎是則吾徒所應共勉者矣時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番禺葉恭綽識

引言

廣東文獻館自成立以來，亟亟逐步實施工作。工作原則：「當從事于有計劃的搜集與保存，當悉心於有系統的整理與研究，更當努力于有方法的光大與創造」。（羅前主席卓英開幕致辭）整理與研究文物的成果，自然要賴文字發表出來，然後可收發揚光大之功效。兩年以來，本館徵集各種整理，研究，及發揚鄉邦文化的文稿，不下五十萬言。一向因格于種種困難，未能印行刊布之于世。直至于今在省文獻委員會督導之下，始籌得善法，編印這一冊，將整理研究所得之一部分成績先行發表出來。

這一冊命名為「廣東人物特輯」，也有一段歷史可述。遠在八年前，在香港活動的「中國文化協進會」，曾舉辦廣東文物展覽會一次。閉會後又刊行「廣東文物」專輯三冊。勝利後，昔時在香港主持其事的同人，大多數回粵，致力文化事業，輒思繼續工作。年前，中國文化協進會在港復員，正式決議將「廣東文物」之編印權，移交本館，俾能集合全省人才力量，以從事長期的系統的努力，冀這刊物將得逐漸輯續不斷的編印，則原始「研究廣東文物，發揚鄉邦文化」的宗旨，自可有進步的實現，而終於收獲遠大的效果了。我們承襲了這個重要使命，不敢不努力。這一特輯之出版，便是初次表現。

因為時局與環境的關係，我們還未能自信能否繼續刊印下去，所以未敢決定到此為固定的期刊。如果這一次創舉，將得到社會人士的協助，而

終得成功如所期望，則這一特輯便成為「廣東文物」之「一輯」而「三輯」，「四輯」，將來當可陸續出現。

這一回既是「實驗」性質，我們不能不謹慎從事；規模與篇幅不敢如前輯之大多。在量一方面，僅得前輯三分之一。然在質一方面，內容與水準，我們自信足以媲美前輯，差堪為讀者告慰。

這次編輯計劃與前畧異。全輯分為圖象與研究兩部。圖象之部，分六門：（一）遺象，（二）物品，（三）名勝，（四）金石，（五）書法，（六）繪畫。研究之部則分為六門：（一）革命文獻，（二）史地，（三）人物，（四）文人，（包括民族，醫藥，宗教，方物風俗等）（五）文藝，（包括著述文學，法帖，繪畫等）（六）考古。最末，殿以叢書一編。其他應有而未有之門類尚多，只好希望下輯改良，進步，以期日臻完備。

末了，這特輯之發刊，其間籌劃指導與審定全稿之工作，皆由葉主任委員恭輝扶病親為的。編輯的工作，是暫由文獻館幾位同事——邱錦賢，黃敏若，譚彼岸，蘇憲章，陳白知等共同努力合作，而由我總其成的。印刷方面則由熱心港商羅少堂，陳蔭城兩君擔任。如果將來繼續編印，自當組成編印委員會，擴充範圍，多請學者專家分任工作。集合同人力量入舉進行。至于為本輯撰述諸篇的各位文友，與凡為本輯努力使其得以如期刊出，謹代省文獻委員會向他們深深致謝。

廣東文物 全集總目

發刊詞
引言

革命文獻門

國父乙未廣州舉義始末記
國父逸語研究
清末支那暗殺團紀實

史地門

五羊城故事與廣州語系民族
中古時代阿刺伯民族在廣州活動情形
太平天國外交史綱要
西沙羣島爲我國原有領土之確証
我國領有南沙羣島之根據
西南沙羣島概況

人物門

薛中離先生年譜
明代廣東英雄陳璘的事蹟
廣東順德抗日雙忠廖平子馮鏡堯合傳

葉恭綽
簡又文

鄧慕韓
陸達節
李熙武

岑仲勉
鄭時得
蘇憲章
王一瑋
王光瑋
李慶繁

饒中頤
簡又文
馮自由

一六
十七

二二
二六
二九
三四
四四
四五

五一
九八
一零一

人文門

清代廣東中醫藥文獻

唐相國房在粵筆校首楞嚴經翻譯考

廣州光孝寺唐代悲心陀羅尼經幢考

唐代廣州壞聖寺塔考

廣東物語

食物第一

佳菓第二

游藝第三

用具第四

醫藥第五

賭博第六

文藝門

張曲江集十刻之表解

吾粵畫人之我見

劉猛進碑之研究

太平天國泉幣考

報導

廣東省級文獻事業

蘇壽祺 一零七

羅香林 一一一

羅香林 一一六

韓振華 一一九

譚彼岸 一二四

同上 一二七

同上 一二九

同上 一三一

同上 一三二

同上 一三四

岑仲勉 一三七

潘和 一三九

簡又文 一四二

簡又文 一五四

廣東省文獻委員會總務組

一六八

廣東文物特輯研究之部

革命文獻門

廣東省文獻委員會刊行
廣東文獻館主編

國父乙未廣州舉義始末記

鄧慕韓

古今來無論何事，其始也簡，其繼也繁，尤以非常事業爲甚，然於

國父孫中山先生舉義於廣州也，則出乎此定義之外，蓋此役籌備之久，計劃之周，運動之神，豈徒爲復國之創始，抑亦爲後來諸役所取法，成爲革命中最重要之事實。惜乎國父自述，語焉不詳，躬豫其事者，又無人筆之於書，余生也晚，未及參加，誠一憾事，爰將平日得自國父及陳少白先生口述，與夫諸老同志記載之足信者，輯成是篇，稿成後，復送與少白先生核定。蓋欲成爲日後最翔實之史料，不得不審慎若斯也。凡我同志，見有謬誤，指而教之，有厚望焉。

(一) 起原

自國父孫中山先生業醫於澳門，招葡人醫生之忌，出而禁阻。國父毅然其廣州，在西關泮塘設立東西醫局而懸壺，一面結納會黨，一面聯絡防營，門徑既通，端倪畧備，復設藥肆於石岐，設蠟紙公司於順德，以爲通訊往來機關，然革命非在一隅，必全國底定，方克告成，故須調查各

地情形，乃能着手，遂以醫務託尹文楷，而赴上海，得鄭官應之介，識太平天國遺臣王韜，研究當日興亡得失之故，復與陸皓東北遊平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觀長江之形勢，適中東戰起，而革命之時機至矣。

(二) 立黨

革命之時機雖至，然無組織，無準備，不足以發動，國父乃遍訪檀香山，以革命事業，商諸舊親友，輒多却避，運動數月，僅得數十人，國父以革命大業，須立志犧牲，非尋常會社，署名附和者可比，必須鄭重宣誓，矢信矢忠，有始有卒方克濟事，爰組織興中會，團結同志，其宣言章程，表面與平常愛國團體無異，然籌款一項，以十還百，則顯然爲革命軍債也。凡入會者，須一律宣誓，其誓詞爲「驅除鞑虜，恢復中國，創立合衆政府，倘有貳心，神明鑒察」。雖爲秘密團體，然手號口號，均事簡單，不若洪門之繁碎，入會儀式，極爲文明，只舉一手，當衆宣誓誓詞，不如白蓮，八卦，天理，哥老，三合諸會黨，崇尚神權，興行種種拜跪語問

也，當時入會者，爲李昌，何寬，劉祥，李祿，鍾木賢，鍾宇，謝萬觀，李潤貴，李光輝，周德銘，黃華恢，何旱，陳南，李紀，侯艾泉，梁亨，劉青，鄧蔭南，劉卓，曹彰，黃亮，鄭金，程蔚南，宋居仁等，第一次會議，假座卑涉銀行經理何寬寓所，會議結果，舉國父爲總理，黃華恢爲司庫，李昌華爲董事，會所設於華人消防所二樓，（馮自由宋居仁所述）即募集義軍，是時國父之兄眉，（號壽屏，字德彰）在檀屬茂宜島，有牛千數百頭，他物稱是，經成富厚，土人稱爲茂宜王。與鄧蔭南二人，傾家相助。出力最勇者爲李昌，欸項有清，國父正擬於往美國，擴張會務，而清兵屢爲日本所敗，高麗失，旅順陷，平津岌岌可危，宋躍如亟促國父歸國，國父乃中止美國之行。與鄧蔭南，宋居仁，李紀，侯艾泉，何旱，陳南等，及歐美技師將校數人首途歸國。

按興中會之成立，一謂始於廣州，一謂始於澳門，均在甲午（清光緒二十年，西曆一八九四年）前，國父業醫時，然陳少白與國父之結交，早在習醫之時，往來最密。則謂「興中會發起在檀香山，非發起在廣州澳門二地」。國父自述，亦謂「興中會於甲午年在檀香山創立」。倘在德漢首先成立，少白斷無不知之理，民國以來，又無一人說出會址設在何處，何人曾任何職，則憶度之辭，自不足信。

（三）籌備

乙未（清光緒二十一年，西曆一八九五年）孟春，國父歸自檀島，在香港與陸皓東，陳少白，鄭士良，黃詠鶴，楊衢雲，謝讚泰等策劃進行，旋組織幹部於士丹利街十三號，名曰乾亨行，以爲籌商之所，時有香港議政局議員何啓，畢業於英國，爲法律界老前輩，深恨清政府腐敗，常思改革，每將政見在中西報發表，名重一時，因爲地位故，不欲公然列名黨籍，只允贊助，然所有重大建設計劃，多出其手，德臣西報記者黎德，Thomas Mcleaid與士茂西報記者鄧勤Chesney Duneau力任鼓吹，常在其

二報攻擊清廷，不遺餘力，當時對外宣言，亦由黎德及英人高文I. Cowen起草，復經何啓修訂，至於進行事務，多由鄧蔭南，楊衢雲，黃詠鶴，陳少白等主持，廣州方面，則在雙門底（現改漢民路）王家巷王氏書舍設立機關，由國父主持其中，表面以提倡農學，掩人耳目，故以「農學會」爲名，一時官紳冠蓋往來，絕不疑及此爲革命總機關也，實則聯絡軍隊會黨，均繫於此。國父除親往北江，香山（現改中山）各地，接洽發動各事之外，且時時往來港澳之間，慘淡經營，已逾半載，另在鹹蝦欄組織一接洽及貯械機關，籌備既妥，乃定期舉義。

（四）發動

初國父之謀克復廣州也，其計劃以舉義之人，貴精不貴多，若有敢死者百人，奮勇首義，則事便可濟，蓋是時廣州重要衙署，不外將軍、都統、總督、巡撫、如提等六七處，雖爲軍事機關，然承平日久，兵駐左右，並不守衛，祇有衙役看守而已，擬緝五人爲一隊，每隊進攻一署，配足長短槍械及炸彈，直入署後官眷住室，將其長官，或誅或執，如是全城已無發號施令之人，此種隊伍，任務已完，即出而分頭放火，以壯軍心，而寒敵胆，另派三四十人，擇最重要之街道，如惠愛街，（現改惠愛路）雙門底等，伏於舖店兩傍，以寶隆（粵垣舊式商店，每在店前用磚不砌成一龍，以祀神者，）掩護，伺有敵來，突然發槍擲彈以擊之，清兵不知虛實，必不敢進，若慮其由橫街窄巷衝出，則先將街口之店轟炸，兩傍店戶自然傾塌，（粵垣街道，潤飾數尺，舖砌白石，投以炸彈，極易爆炸，）磚瓦堆塞，清兵自不能通過，其餘部衆，則分佔西門歸德二城門，以延城外響應之隊伍入，圍攻旗界，（八旗兵所駐地方，）昔太平天國時，劉盛川以七人而攻克上海城，今以十倍之衆，而攻一廣州，以此比例，事無不克之理也，但各同志以爲人少力薄，應有礎石，同歸於盡，如此冒險太甚，贊成者僅得三人，國父以同意者少，乃將內起外應之計，改爲分道進攻之策，遂分頭前往接洽民團會黨，計蘇義未歸者，有順德一路，香山一路

，北江一路，然有數事可慮者，一、人數既衆，駐地難覓；二、入城之後，若有以舉義告知親友戒備，則頃刻間全城徧知，消息既漏，事敗隨之；三、城市驟增數千生面之人，令人驚詫，當日雖未有警察，然防營遍地，倘被其先發制人，則事全敗，國父爲策萬全計，以粵俗崇敬祖先，重湯之日，舉行省墓，各鄉大族，每有聚子孫二三千人，不惜遠道結隊僱船，（並大書某族省墓燈籠），齊赴廣州拜掃祖墓，故新來之人雖衆，而兵差無疑及之者，爰決定利用是日，爲發動之期，乃命各路隊伍，限於九月八日，僞作省墓者，用船運至珠江，停泊河面，固可省覓地駐紮，又可免軍士登岸，洩露消息，但河流湍急，風雨驟至，則船行遲滯，易誤師期，乃特僱備汽船數艘，前往拖帶，猶恐輪機損壞，有一二路及期未至，則兵力單薄，難以制勝，然粵城附近，有一鄉名龍眼洞者，民強善戰，派人運動，即允響應，此路遶陸而行，俄頃可至，不虞延誤，祇憂廣州富甲華夏，街道繁華，干戈既逞，隊伍中難保無有點者，稔知巨室大廈情形，乘機搶掠，如是不獨妨害軍務，驚擾閭閻，即見輕於人，實爲革命前途一大障礙，國父計念及此，擬將省內所部，担任佔領各重要機關及旗界等處，（按滿洲本一行國，逐水草而居，並無籍貫，其部勒羣衆，以旗爲識別，計共分爲正黃旗、正白旗、正紅旗、正藍旗、鑲黃旗、鑲白旗、鑲紅旗、鑲藍旗，謂之滿洲八旗，後以有漢兵歸附，亦以八旗編制之，謂之漢軍八旗，明末，滿清攻陷廣州，將老城西北一帶，盡行圍佔，其勢力範圍內，謂之旗界，猶之英法等國前在上海沙面等處，稱租界然，）俟省垣底定，則調守要隘，及徇未克各地，另在香港招募不諳廣州語言及地方情形之潮州海陸豐人三千，來保護省垣，定期初八晚分乘各夜船入粵，兵力既厚，益以義憤，自操勝算，然是時滿清在粵垣兵力，統計八旗綠營及各營勇，約有數千，萬一出而抵抗，兵力既接，死傷自衆，乃運動軍紀素嚴而善戰之安勇一部，（督署親軍什長胡慶璋，原名漢廣，已有接洽，）屆時反正，黨人程奎光（程璧光胞弟，）時爲鎮海艦管帶，（即艦長，該艦與安瀾二艘，爲粵海中艦隊最巨者，）自當響應，無誤，其餘小艦，當無反抗，清兵

既有反正，其指揮雖欲抗拒，然軍心已搖，胆志更怯，至於軍械，除由各路自携赴戰外，另在香港購買長短鎗枝，混作貨物，先後附寄雙門底聖教書樓等，轉交各處，又在河南洲頭嘴組織一製造炸彈所，由美國化學師奇列監製，革命軍旗，則照陸皓東所擬之青天白日旗而製定，舉義口號，則爲「除暴安良」，並纏紅帶，以資識別，佈置既定，派劉裕統北江一路，陳錦勝統順德一路，李紀、侯艾泉統香山一路，湯衡雲統香港一路，吳子材担任潮汕方面之響應工作，以牽制嶺東清兵，各路依期會齊，集中粵垣候命，（北江一路，劉裕在英德沙口出發時，爲安勇劉居德所害，所部數百人亦敗，屆時祇有滬江一部到省，）香港部隊，令限乘初八夜船於黎明抵達省垣，紛紛登陸，所有附輪軍械，即行拾用，響號一聲，與北江、順德、香山、各路，紛紛向東南西三面入城，龍眼洞一路，則由北門入，晨早城門既啓，衝鋒直進，如入無人之境，（按清制習慣，城門啓後，非得上峰命令，守城者不敢擅開，是時未有電話，各衙署在倉卒之間，無由知事變發生，城門必不能即時關閉也，）縱或街坊聞變，驟將街閘關閉，（廣州馬路未設前，各街均置閘門，以防意外，）然豫備洋斧炸彈劈炸之，亦不能阻攔，如此策劃周詳，成功自可操勝左券，詎知竟有出人意外，又豈初時之所能料及也哉。

（五）失敗

廣州佈置既妥，國父親赴香港，於八月二十二日（一說謂九月初）通知各同志在杏花樓會議，報告廣州佈置一切外，並提議舉「伯理璽天德」，（當時未有總統名詞，故稱此，）以提挈一切，及發號施令，僉謂此次一切運動工作，多成自國父一人之手，伯理璽天德，衆他人可任，自然屬諸國父，當場一致通過，遂向國父握手道賀，國父以衆意真誠推舉，將香港軍械、財政、兵權各事，盡交與楊衢雲辦理，便返廣州，不欲再到香港，不意楊既握大權，翌日即對國父，謂「公在廣州，既負軍事重責，又兼元首，未免太勞，不如將元首由我暫代，俟大局平定，然

後交回，」(一說謂非楊自言。)係謝讚泰對國父說，)國父聞言，知事巾變，乃答以容與鄭陳諸人圖之，旋與鄭士良、陳少白密商，士良大怒，以此等人懷私害公，非去之不可，本人自任對之，以繼後患，少白謂「革命未成，忽生內訌，最為危險，為大局計，不如讓彼，如他日事成，權在我輩，再行推舉，屆時誰肯舉彼，現時彼亦僅得虛名元首而已」，國父以少白說為然，重開會議。國父以伯理爾天德讓衛雲，(按此次所讓係元首，非總理，因衛雲所爭，志在元首，讀者幸勿誤會連黨之總理，亦爭之也)翌日國父即返廣州，辦理一切，衛雲慾大眼小，以要挾而得了元首，乃在香港先行組織元首衛隊，是時定章，凡領隊者，除先發給餉項外，另給以時表一枚。藉知時刻，手鎗一枚，以資護衛，衛雲對於衛隊，與領隊同一待遇，各人領得手鎗後，在銅鑼灣一帶靜靜地方試驗。領隊所領，有良有壞，衛隊所領，則盡精良，領隊各人以衛雲立心太偏，要求盡將劣鎗更換，否則初八晚不帶同士兵落船入粵，詎屆時衛雲竟不能將手鎗改換，故各領隊遂不允行，然國父在廣州不知此中情形。所謂各路起隊伍，均已如期到齊，集中候命，海陸軍亦豫備響應，專候香港一部抵粵，即行舉義。

初九天未明，軍隊民團會黨領袖，均各科撒精神，紛紛到總機關領取命令口號，注意港船入口，詎到達時，並無動靜，各路大為詫異，未幾國父匆匆至，將衛雲發來電報「港部須改遲二日，方能出發」。與眾討論，少白謂「期屆而事不能舉，風聲自洩，況遲二日，港部能否到來，仍未可知，改期發動，危險甚甚，不如暫將各部解散。候機再起。」國父以為然，遂將款項分給各部，囑其暫回，一面電衛雲止港部勿來，以待後命，由是經年籌劃，盡付洪濤。

有朱洪者，號桑蓀、本清諸生，後慕義加入興中會，頗努力，乃得參豫機要，其兄湘，號賦生，清舉人，主西關清平局事，歲入萬數千金，自初九舉事不成，湘恐被弟株連，乃迫弟將黨中機密說出，使局勇代其自首於焯勇統帶李家焯處，不特其本人功名富貴可保，並可使洪將功贖罪，先

是，香港總督以有人在港招募隊伍入粵。恐於英國商務不利，而議政局紳章寶山以廣東團姓賭博較獲有彩金，亦恐事發，大受損失，均將所聞電知粵督譚鍾麟，請其戒備，鍾麟以未有主名，無從核辦，李家焯亦以得諸道路所傳孫文學義之事，因職責所關，入稟鍾麟，鍾麟以現在承平，未必有人敢在省垣重地謀亂，又素性懼外，孫文為教會中人，萬一錯誤，交涉隨之，反為所礙，着家焯不可鹵莽從事，故家焯於初九前，祇派人跟查國父行動，不敢逮捕，至初十日，得朱洪將黨中秘密自首，遂即稟報粵督，粵督既得確切事實，即派家焯會同千總鄧惠良，往雙門底王家莊農學會，及鹹蝦欄張公館二處，逮捕陸皓東等五人。

楊衢雲既接國父停止進兵之電，應宜照辦，但以軍械七箱，經已下船，而是日適值星期日，港例不能起貨，違則處罰，更恐罰時，檢悉所藏，盡為軍械，所謀洩露，不得不將錯就錯，故於初十晚，仍使朱貴全、丘泗帶領數百人，附保安輪船入粵，翌晨登岸，被李家焯豫派軍隊，將領隊朱貴全、丘泗及先行登岸士兵七十餘人捕去，(粵督譚鍾麟奏報清廷，則云所獲四十餘人。)其後登岸者，見先行已被捕，盡將符號毀去乃免，使衛雲當日得電，將其械即行取回，雖違例起貨，所罰幾何，即恐事洩被累，亦可棄之，何以明知所部到粵，無人接應，斷送同黨於清吏之手，況衛雲不視督隊，以求一逞，而使人代，用意不可解，倘衛雲能於初八晚率隊入粵，則初九晨即能發難，而無初十陸皓東等五人被捕，更無十一日朱丘等數十人之拘逮，衛雲之所以貽誤軍情者，實由於擁有國父所交付香港之事械，財政隊伍各權後，便生覬覦元首之心，既要挾得元首，又豫組織衛隊，所發軍械，又有所偏，致帶隊不允下船入粵，而鑄成大錯，以爭一念之私，致滔湮成之局，實為最重要原因。

陸皓東、朱貴全、丘泗三烈士既被捕，旋於九月二十一日遇害，北江方面殉義者，則有梁榮、劉裕等數人，其餘或因或釋，鎮瀾督帶程奎光，亦為清吏查悉，將其扣留查辦，為同胞四營將力保，乃得不死，暫押南海縣羈所，延至戊戌年(清光緒二十四年，西曆一八九八年)，瘐死獄中。

(他書載在營務處受軍棍六百而死，實誤)，其被通緝者，除國父外，爲楊衢雲，朱浩清，王質甫，陳煥洲，侯文泉，劉秉祥，李紀，吳子材，魏友琴，李芝，夏伯子，陳少白，葛亨，黃聲彬等十餘人，(滿清總督按察使南海縣等奏摺文告，從畧)。

(六) 事後

事既敗，李家焯派隊在香港澳門碼頭，嚴密守伺。國父落船，以便逮捕，時鐵路公路未設，西江尚未通商，除廣州外，並無車路航線直通港澳，祇廣州一處，有船與港澳往來，嚴密守此。國父何能遠颺，然國父早已計及，初十日(國父曾云與陸皓東約定時節，同乘小輪而去，及時皓東不來，乃命船開行，孫文學說謂「三日尚在城內」，三字疑有誤)，竟乘常備小輪，由廣州經順德而至香山之唐家灣，船行時，司機不諳水道，有難色，國父曰「去，吾助汝」。蓋國父平日對於粵省地理，河道深淺，留心研究，自信航線無錯誤也，當未敗時，國父與區鳳墀(牧師)赴牧師王煜初(王寵惠之父)議，道中瞥見李家焯派來探勇，鳳墀曰，「何今日所遇營勇之多耶」。國父曰，「此欲來捕余者」，鳳墀曰，「何又誑言若此」，蓋鳳墀未豫謀是役，不知情形，以爲國父誑言，國父曰，「道路謠傳孫文作反，先生未之聞耶」。當時談笑自若，旁若無人，焯部以未得捕人令，又爲國父所識出，相望而去，國父家住河南岐興里瑞華坊，臨出走時，尙囑家人買牛乳而食，豫備替換衣服數件，出門而去，不及其他，其鎮靜秘密若此，既敗，李家焯派人偵查國父住址，查至岐興里街已有一輿夫在，問孫醫生是否居此，輿夫以來者非善類，且平日受國父惠，謊稱「此間祇有尹醫生，並無孫醫生」，偵者乃去，故家人得無事，至國父家享村廬墓所能保存者，當日廣東按察使札香山縣嚴行拿辦。國父，文中將軍享村誤作黎微村，差役持票往黎微村封屋拿人，該村耆老云，「此間不特無孫文其人，即全村亦無孫姓」，後知在黎享村，然公文未有叙及，轉往偵查，祇索款了事，故終滿清之世，國父廬

墓得以無恙，未嘗不賴按察司胥吏之功也，(按專制法律，凡謀反大逆，除本人處死外，重則滅族，財產沒收，先人墳墓，亦須毀掘)，國父抵唐家灣後，轉乘肩輿赴澳門，再時輪往香港，時鄭士良、陳少白、鄧蔭南等，經已先到，彼此會面，再商進行，但香港能否居留，爲重要問題，必先解決，方能着手，國父乃往一英國顧問律師達尼師，問以政治犯能否居留此地，律師謂「此事在香港爲初見，政府准否居留，未有一定，視乎總督意見何如耳，但先行離開，毋至被其驅逐爲佳」，國父乃與鄭士良、陳少白二人，乘日本郵船廣島丸赴日本橫濱，居未久，又往檀島，翌年由美國至倫敦，則有清使館之難，楊衢雲一聞廣州失敗，不與國父及由廣州逃出之人唔商，逕倉卒走往南非洲，數年後，乃往日本見國父，自認是役失敗之過，在乎一人云。

慕韓按是役失敗原因，國父於孫文學說中所述，祇謂「運械不慎致海關搜獲手鎗六百餘桿，事機乃洩」，而不詳述此事頭末者，殆不欲道衡雲之過耳，益見國父度量之寬宏，特附於此，藉知國父當日著書時之用意，與余所記，並無矛盾焉，此文成於國父逝世後五年，民國三十七年加校訂，又誌。

國父逸語研究

陸達節

一、引言

二、逸語的由來

三、逸語的傳述

四、逸語的蒐輯

五、逸語的分類

六、逸語的價值

七、結論

一 引言

二十年前，我羈旅南洋，參與黨部事務，閒暇的時間很多，因即對於國父遺著做一番輯佚工作。後來歸國，雖奔走於衣食，而這些工作仍繼續努力，並不擱置。直至現在為止，先後成書五部：其屬於國父軼文者為孫中山先生外集，（二十一年中華書局出版。）國父軼文集，（三十二年中山大學出版；三十七年廣州三民主義學會合作社再版。）國父軼文新編（三十六年廣州三民主義學會合作社出版。）三書其屬於國父逸語者，為孫中山先生逸語，（二十四年南京軍用圖書社出版；三十年江西省三民主義文化運動委員會再版。）國父逸語新編（三十六年廣州市文化運動委員會出版。）二書。今作此文，差不多都是根據於國父逸語兩集的內容，和我纂輯的經過。前後兩集，行世有年，讀者儘可以互相印證，當不至於誤斥此文為無稽之談。

至書名逸語的緣故，以書有逸書，詩有逸詩，皆出於本經以外，曾經逸失而後被後人發見蒐輯者，清人曹延棟於十三經外蒐輯孔子的言論，成

書即名曰孔子逸語，今我於國父各種遺著以外，蒐輯國父的言論，成書亦即名曰孫中山先生逸語，及國父逸語新編，命名自屬有據，名實亦甚相符。至此文處處改稱國父逸語，則因臨文之便，力求簡省罷了。（國父之稱，係抗戰後國府的規定，故我在抗戰前所出的兩書均名為孫中山先生外集及孫中山先生逸語，至抗戰後所出三書始改用國父之稱以符功令。）

又上云國父逸語兩集所收的皆出於國父各種遺著之外者，此語亦應分別說明，以免誤會。在前集即孫中山先生逸語，當纂輯時，國父遺著之已印行者尚無多，我所據以去取的國父著的書籍，已很多很多，故我據以去取的國父諸集，不過是胡漢民先生編的總理全集，中央宣傳部編的總理談話新編，和坊間出版的中山農書，中山外集，孫中山全集與續集，孫中山全集與續編，以及我自己輯的孫中山先生外集等九種而已，此外則屬國父的言論，如演說詞之類，雖非上列諸集之所有，然苟已為中央黨部所蒐輯，而陸續轉載於中央黨務月刊和中央週報中的，前集亦仍不採取，以免重複。但至十餘年後，當我纂輯後集，即國父逸語新編時，則坊間出版關於國父諸集，則於前集所據九種而外，又增列廿乃光編的中山全集，黃毅編的孫中山先生遺教，陸友白編的孫文全集，吳夢君編的總理講演集，總理談話集，黃光學編的孫中山先生外編以及中宣部編的總理講演，中山先生講演集，並坊間出版的總理講演新編中國國民黨宣言集中國國民黨宣言彙刊等書。連前集所據九種計之，已多至二十三種了。不過一人的見聞仍屬有限，錯漏勢所難免，不拘彼兩集以及此文，倘有以「不逸為逸」的話，參雜其間，統祈同志們指正！

二 逸語的由來

凡是 國父生前的言論，爲坊間出版各種遺集所沒有的，都可以名爲逸語，上文已經說過。但是 國父的逸語，其由來是怎樣的，亦值得研究一番，否則以不逸爲逸，豈不是名實不符，有誤讀者麼？逸語的山來，我以爲可分爲兩種說法：

一 私人談話

普通人談話，沒有紀錄的價值，亦當然沒有人替他記錄，古來一個人的談話，而必有人爲之記錄者，（但仍不是絕對的。）其惟各朝帝王有這樣的資格，禮記上說：「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漢書藝文志說：「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雖左史右史，記言記事，傳說不同，但推本周禮春官有太史內史，太史即左史，內史即右史。總而言之，也就是後世記天子言動的起居令史，起居郎，起居舍人，起居注，起居注官等官。這樣看來，既設專官，替他記錄，那麼歷代帝王是不應說有逸語的。

外此則經中之論孟，以及周秦諸子；後世則佛家道學家的語錄，多是老師的言論，被門弟子追記起來，質而言之，也就是蒐輯逸語的成績，可見私人談話，確是一個人的逸語的重要來源，無須多講了。

我們 國父致力於國民革命者凡四十年，其在世時，實無時無地不發表文字和公開講演來宣傳主義，鼓吹革命，這是人人所知道的。其實 國父平日與私人談話，亦係無時不說及革命。（見黃昌穀著的孫中山先生的生活。）而當時旁無筆記者則此爲全集中所決不能收入的，尤爲多至不可勝數了。

例如蔣總統的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一文中（見總裁言論）。說：

我今天把研究哲學和人生觀的經過說一說：我起初研究哲學的時

候，很相信「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的道理。我有一次就將這兩句話，請 總理寫一副對聯。殊不知 總理擲了兩星期，總不願寫。到兩星期以後，他把我叫去，却寫了另外八個字送給我，這八個字就是「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交給我之後，當時也不說什麼話。但是幾個月之中，在無形有形之間，纔給我許多暗示，要我自己覺悟。後來到了幾個月以後，他纔來和我講這「天下爲公」的道理了並講大學和中庸的道理。他說：「我們中國自有很好的倫理哲學，和很好的政治哲學。弱腳強食，優勝劣敗的哲學，乃是現代西方人所崇尙的哲學，弄不好就是很危險的思想。大學中庸之道德，是中國很好的倫理哲學，和很好的政治哲學。」我經過了總理的指導，我的思想和信仰，纔完全改變過來。

又如登載在建國月刊第一卷第一期邵元冲著的 總理學証中說：

一日，余偶詢 總理曰：「先生平日所治甚博，於政治，經濟，社會，工業，法律諸籍，皆篤嗜無倦，畢竟以何者爲專政？」總理曰：「余無所謂專也。」余曰：「然則先生所治者究爲何種學問耶？」總理莞爾答曰：「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學問也。凡一切學術有可以助余之智識及能力者，余皆用以爲研究之原料，而組成余之革命學也。」此與後來孫文學說中所謂「能用古人而不爲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爲古人所奴，則載籍準似爲我調查，而使古人爲我書記」之理論，益可互發也。

又，鄭魯回顧錄中，鄭氏自述：

當我就青年部部長職後，對於青年該取什麼態度，不能不有所決定。因此我請示 總理，問明對於共產黨，應持什麼態度。總理說：「容共只是容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實行本黨主義，斷不能讓他們在黨內做不合於本黨主義的活動。所以你辦黨和辦教育，應該堅決保持本黨的立場。如若共產黨有法外的活動，當加以嚴防」。這時在青年界裡，共產黨組織了一個新學生社，非常活動，於是我

秘密叫各校員生組織黨團來對付他。

上引 國父對總統以及邵先生鄭先生所發的言論，豈不是 國父很有價值的私人談話麼？誰曾見過那一種全集中已經收錄了呢？專集因為體裁的關係，當然不收錄私人談話，所以我敢說私人談話確是一個人的逸語的重要來源呢。

二 公開講演

宣傳主義，鼓吹革命，目的在喚起民衆，共同努力。那麼僅僅與私人談話，終不如公開講演的聽者衆多，收效偉大。國父一生的公開講演，何啻千百次，說到演說詞，自是有自己起草的，有並不起草的；有臨時記錄的，有並無記錄的；有記錄而刊布流傳的，有記錄而並不刊布流傳的；有流傳而整篇文字尚被後人剪輯收入集中的，有整篇文字確已遺失，無法剪輯，而惟其片言隻語，以警惕動人很有價值之故，尚流傳於當時聽衆之口，而即爲其所傳述的。這也是 國父的逸語的一種來源，不過比之私人談話，數量已經很少了。

例如登載在歐美同學會叢刊第一卷第一號的追錄 中山先生在歐美同學會席間演說之一段：

要使國家富強必先有一善良政府。現在的政府，可以富強國家嗎？留學生中多不願意談政府，恐怕涉及政府，與自己位置有妨害，這是錯了。留學生都是有學問有智識的，爲什麼幾百有學識的人，不能組織一良善政府，反要怕那幾個無學無識的偽造政府呢？我以爲諸君雖有學問，有智識，却是沒有覺悟，就是沒有發明自己所有學識的能力。所以我今天希望大家覺悟，結個團體，運用學識的權威，以再造中國。

此外在前集中，如 蔣總統著的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中對各艦長演說詞，張氏權編的孫大元帥回粵記中的在上海香港廣州各地演說詞，以及建國月刊邵元冲著的總理護法實錄中對各國會議員演說詞，楊漢翔追述的籌畫

廣州舉義演說詞，和勞動周報登載的在上海機器公會演說詞等等約十餘篇，在後集中，如馮自由著的革命逸史第二集中的在東京創組中國同盟會時的演說詞，張祝華編的南洋與創立民國中對同志們解釋革命起事的條件演說詞等多篇。這都是全文已經沒有法子搜求，集中當然失收，僅殘存區區一二段，惟有收入逸語，亦陶詩所云：「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之意啊！這樣看來，國父逸語的由來，不外乎私人談話與公開講演兩項。而兩項之中，又以私人談話爲最大宗的來源。前後兩集合計收，所逸語，不及二百條，屬於此類的竟佔十之六七；演說詞之殘存的，不過十之一二；其餘的一部分，則是無從揣測其爲談話或演說詞的，且不必計入。所以我當寬輯時，亦即特別側重在私人談話那一方面的資料呢。

三 逸語的傳述

既然名爲逸語，則當然不是 國父自己的留稿，而多出於他人的傳述和書報的轉載。今姑分爲傳述的人物，和傳述的書報兩項來講。其實傳述的人物，亦即記載於書報，書報之所有，亦即出於人之手，二者可謂一而二二而一，不過分爲兩項說明，較爲清晰罷了。

一 傳述的人物

傳述的人物，又可分爲三種：其一是革命同志，這些人是與 國父久共患難，參與革命，不時與 國父討論革命的策畧，所以得多聞 國父的緒論。我編 國父逸語，合兩集計之，所採爲由革命同志傳述出來的，約計如下：蔣總統二十二條，鄒海濱十四條，胡展堂十條，邵元冲張祝華各九條，田梓琴戴季陶黃昌穀各七條，馮自由四條，鄧慕韓三條，徐謙何香凝各二條，孫夫人宋教仁廖仲愷譚祖堯吳稚暉于右任孫哲生李石曾孔祥熙黃惠龍等各一條，又鄧澤如鄧慕韓朱赤覽吳榮新林直勉林達存陳占梅曾克祺黃隆生黃心特趙士觀等十一人合七條。共計一百一十九條。兩集不及兩百條，是出於這些人物傳述的，已佔十分之八了，可見，國父逸語的來歷

，是很靠得住的。

其次是黨國先進。這些人都是資深望重，很有地位，很有歷史的。因為種種關係，亦得不時與國父共商國是。因之國父的逸語，亦賴其傳述。不過在此二十年來以黨治國的時代，今日的黨國先進，多數是昔時的革命同志。故有為昔時的革命同志，而在今日並不居黨國的重要地位，繼續國家民族努力的；鮮有今日服務於黨國而當未曾參加革命的。所以上述的革命同志，除一部分人外，亦均兼具有黨國先進的資格了。其所傳述國父逸語的數量，似亦無須強生分別，贅述一回了。我所以必分兩節說明的緣故，則正因上述諸人，大有屬於革命同志，而並非黨國要人者在，不容含混呵。

又其次則新聞記者，因職業關係，要常常去訪問國父，亦可以傳述國父的逸語，如二十年前中央宣傳部編的總理談話新編一書，其中大部分資料，都是從報上蒐輯來的，也都是新聞記者當時記錄下來的。國父談話，這也是一種逸語。不過我書力避犯復，故已見於彼書的，不再收入此兩集吧了。

此外一般普通人物，偶然遇着相當的機會，得與國父晤談，或曾聽過國父公開演講，或輾轉傳聞國父的緒論，亦都可以傳述國父的逸語。惟我書對於一般人傳述出來的國父逸語，選擇十分審慎，非確認為語有來歷，並非杜撰，決不輕易採錄，以免以訛傳訛，有誤讀者，所以兩集於這些人，亦只收得嚴復，鄧廷鏗，張民權，李其芳，杜南山，包世傑，楊漢翔和日人宮崎，寅藏，池亨吉，美人林百克等十七條而已，其餘則轉述者姓名無以考的，尙有數條，亦各有其應採之理由，故存而不論。

二 傳述的書報

傳述的書報，亦可分為專著與雜誌兩項來說，日報則稍涉瑣碎，且所採無幾，不妨以畧。專著合前後兩集計之，共有胡漢民的胡漢民先生演講集；蔣總統的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革命的精神教育，蔣介石先生集，蔣

介石先生演說集，總裁言論，中國之命運；戴季陶的青年之路，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戴季陶演講集；吳稚暉近著三編；李石曾的最新革命論著初刊；鄭海濱的中國國民黨史稿，回顧錄；馮自由的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第一二集，社會主義與中國；黃昌穀的孫中山先生之生活，孫中山先生北上與逝世後之詳情；張民權的孫大元帥回粵記；黃惠龍的中山先生親征錄；吳宗濂的隨船筆記；張祝華的南洋與創立民國；錢基博的現代的中國文學史。和日人宮崎寅藏的三十年落花夢；池亨吉的中國革命實地見聞錄；美人林百克的孫逸仙傳記；上海三民圖書公司的孫逸仙傳記續編。以及中央監察委員會編的彈劾共產黨兩大要案；中央黨史會編的總理年譜長編初稿孫中山先生葬事籌備處編的哀思錄；某書畫編的孫中山軼事集，中山先生逝世後中外各界之評論等共三十四種。

雜誌亦合前後兩集計之，共有中央黨務月刊，中央週刊，中央僑務月刊，中央畫刊，建國月刊，太平雜誌，東方雜誌，故宮週刊，真道週刊，勞動週報，歐美同學會叢刊，大同雜誌，新生路月刊等十餘種。

近人的著述傳述國父逸語軼事者至多，然多出於輾轉轉聞，並無創獲；或就遺集中語變化引用；甚至隨意杜撰，等於「想當然耳」。總而言之，均屬語沒來歷，無可徵信。故我所編的兩集，於人則側重在各黨國先進的專集或名著。於雜誌則側重在中央黨部或各革命巨子之所發行者。其餘一般普通人物，與不甚著名的書報，則拒嚴行鑑別，甯缺毋濫的宗旨，決不誇多鬥靡，取盈卷帙。庶免以訛傳訛，有失國父言論的尊嚴，致為國父的罪人。並非除了上述各人物各書報之外，編者均有所不知，未能廣為搜求呢。

四 逸語的蒐輯

我常常感覺到坊間出版所號稱為總理全集或全書的！類皆殘缺不全，名實不符的書。不惟一書所收於國父的遺著固不得謂之全；即合多種而統計之，亦覺其遺漏甚多。我因發願對於國父遺著做一番輯佚工作，以

彌補這種缺憾。結果陸續從數百種書報中，發見軼文二百餘篇，都是他人所未嘗發見，而且很有價值的，因編成孫中山先生外集，國文軼文集，國父軼文新編等書，早已陸續印行，無須多講了。

同時我又感覺到在那些黨國先進革命同志的著述以及一般書報中，不時發見其傳述國父的言論，有爲遺集中所決沒有的，如沒有私人談話之類，而且亦很有價值，並非無關宏旨的常談。因念孔子自古稱爲大成至聖，其一生所刪定撰述的，咸屬經部。乃後人以尊重孔子之故，於十三經外，從諸子百家書中蒐輯孔子的遺文軼事的；在梁有武帝孔子正言二十卷，在唐有王勃次論語十卷，在宋有楊簡光聖大訓十卷，有薛據孔子集語二卷，在明有潘士達論語外篇二十卷，在清有曹庭棟孔子逸語十卷有孫星衍孔子集語十七卷，共有七種之多。其所輯得的，祝論語尤爲繁富世人亦尊之如經。今吾人的崇拜國父不啻昔人的崇拜孔子。然則國父生平的至理名言，豈可令其隨便散佚嗎？因此即引起我蒐輯國父逸語動機，至於蒐輯的經過，約又可分爲蒐輯的準備，和輯纂的方法兩項來說明。

一 蒐輯的準備

要蒐輯國父的逸語，自當先熟看坊間出版的各種國父遺集。否則就會有明明係他人文中引用國父集中的語，而即誤會其爲逸語。即不至於鬧了這類的大笑話，亦會係他人變化引用國父集中的語，而亦即誤會其爲逸語的。倘有這樣的誤會，則蒐輯工作，亦等於畫蛇添足，徒滋紛亂，有何意義呢？所以我在未着手纂輯國父逸語此類著述之先，於坊間出版各種國父遺集，和中央黨部出版的中央黨務月刊，中央週報等刊物內中所陸續發表的國父軼文，已莫不編覽而熟記之，以免後來蒐輯得來的逸語，即出於遺集中的謬誤。這種事前的準備，是萬不能忽畧的。

二 蒐輯的方法

我既尤以消極方面，編覽國父各種遺集，以免後來蒐輯得來的國

父言論，有或非逸語之嫌。繼乃從積極方面，涉獵那些黨國先進革命同志的專集名著，以及各級黨部發行的雜誌報紙，並一般的書報。極力搜求其中引用國父的言論，在編輯此類書之前，已約共看過數百種書報（拙編前集卷首的採摭諸人姓氏一項，所列舉的書報，不過數十種。其餘的或因中無國父之言論，或因雖有而不加採取，故均無須舉其名。至於報紙，嫌涉瑣瑣，概付闕如，爲數尤多。後集卷首，雖無明白標出採摭諸人姓氏一項，第參考書報，爲數不少，都可類推。）標記出其中引用國父言論的，約有千餘條，不可謂不多。至於蒐輯的方法，亦即去取的標準，則係先淘汰去其顯然引用遺集中的語，而決非國父的逸語，約三四百條，已少了三分之一。繼又淘汰其雖非明引全集，而實係變化引用小異大同的，亦約有三四百條，又少了三分之一。

例如：戴季陶講演集的三民主義的一般意義與時代背景中說：

總理告訴我們說：「今天爲甚麼要講民族主義？就是看見今日中國民族並不是強的民族。有很多理論與主張，在科學文化進步經濟組織發達的強盛民族，可以適用，而中國不能拿來用。就是因爲中華民族現在還在文化落後經濟落後的衰弱地位，要把固有的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所以必須講民族主義。若一種理論雖然是很完善，但沒有看見中國民族所處的地位，所以不適用。」我們知道中華民族不特受着帝國主義的壓迫，並且近千年來，還受着野蠻民族的壓迫。換句話說：我們民族自有歷史特殊的使命，又負有解決世界問題的責任，有個對象，這個事實，三民主義便產生出來。

又胡漢民先生講演集第五集的今後的革命軍人中說：

總理曾經告訴我們：「凡是軍人，都應該具備智仁勇三種要素。其中仁字格外要緊。什麼叫做仁呢？仁就是救國救民的心。怎樣才能夠救國救民呢？就是要實行三民主義，能够成仁，便是成功。」這是總理對於軍人最期望的一點。

上列兩條，雖非一字不換地明白引用遺集中語。然若細細推敲起來，

豈不是提要鉤玄變化引用全集中三民主義或軍人精神教育二種中的大意麼？這樣變化引用的話，亦可以算爲逸語，那麼逸語儘多了，豈不是太滑稽了麼？所以我於這類變化引用似是而非的逸語，仍莫不嚴爲淘汰，寧失之刻，不失之濫，在這樣大刀闊斧之下，於原來所輯得的資料，又減少了三分之一呢。

明白引用遺集中的語，及變化引用遺集中的語，這些資料，都已痛加刪削了。最後還剩了約摸三分之一即三四百條的確係逸語，而絕非遺集中所有的了。但我蒐輯逸語的目的，是不欲使國父至有價值的言論有所遺漏。並非一味盲從，於一個人日常生活無關宏旨的談話，或爲一事一人而發，並無傳久行遠價值的議論，亦欲一一蒐輯，莫辨精粗，兼收並蓄呢。故在前集凡例中有這一條：「凡屬先生的言論，苟係有價值有關係的嘉言，雖寥寥數語亦收。苟係無關宏旨的常談，則不拘多少，概從割愛，不欲濫取。」這就是對於國父逸語所採取的，力主嚴格寧缺毋濫呵！

例如鄒海濱著的中國國民黨史稿的第三篇革命第三章討袁之役中說所

自南北和議告成，總理讓位於袁世凱後，吾黨以在野態度應付國是總理遨遊各省講演民生主義。既至北京，會於袁，對袁極表敬意。嘗於宴之筵宴，離席而言曰：「使袁總統爲總統十年，得練兵百萬，文亦經營鐵路，延長至二萬里，民國富強，可足致也。」

又某氏演講集第一集的孫大元帥北入京之經過中說：

大元帥於十一月十七日抵上海後，曾召集上海新聞界中人於莫利愛路二十九號寓廬，宣佈此行目的。並且說道：「我要抱了這樣目的而北上，我知道是會危險的。我只要國民明白，我便甚麼都不管，我便甚麼都不怕！」可見北行目的受如此挫折，實是在大元帥的意中；然而國民的明白也大元帥的意中。

這兩條中所述國父的言論，固然是逸語。却都是爲一時一事而發，現在採錄出來，似已無用處，如此類的逸語，很多很多，拙編前後兩集一

概不收。

此外則如三十三年落花夢，孫逸仙傳記，中國革命實地見聞錄等書中所記國父早年的議論很多，我亦多刪去不取，因其多屬無關宏旨的常談，何必蒐輯呢？因爲這樣，又刪去二百餘條了。

第披沙揀金，事屬匪易，東塗西抹，擷英選粹，久而久之，始成定稿，則前集僅存一百條，後集僅存數十條，兩共一百餘條而已。且多係和朋友們商酌去取，在前集編成時，還請求黨國先進如邵元仲先生等代爲鑒定，纔得這樣的結果呵！當蒐輯時每有以可無甚重要的瑣語或非全集中所收，而偶一檢查，即發見其有的。又有以爲長篇大段必爲全集中所收，而再三檢查，確屬沒有的。往往因一條未安，而編搜數種遺集，竟月乃能解決的。說到逸語的蒐輯，其種種困難，真非始料所及了。

五 逸語的分類

國父的逸語經過我累次的選擇，統刪集計之，始由約千餘條，而減少至三四百條，復由三四百條而減少至百餘條，約謹得原數十分之一。此最後之收獲，在我個人固自信其確屬名實相符的逸語，並亦確屬甚有價值的逸語。不過此一百餘條逸語，雖甚有價值，而國父發言，不出於一時，所談不止涉一事。片言隻語，零星破碎，實如滿寶散錢，若不類聚羣分，使成爲有系統有秩序的著作，又何能便於學者的研求？故逸語的分類，也是值得研究的問題。今姑分爲分類的方法和各類的内容兩項說明如下：

一 分類的方法

每一種書的分類，應純視乎內容的差別。我編前集時，因此畧分爲主義、革命、黨務、國家、外交、軍事、懿行、雜事八類；而編後集時，則又稍稍修改爲主義、革命、黨務、國家、學術、懿行、雜事七類。勿論前後集，前數類大概是看國父言論的內容，偏重在某一方面，則列入某一類。其餘則由嘉言可以者見國父懿行的，列入懿行。言論內容，所涉及不止一端，或係前數類以外之事，則一律列入雜事。但是此等分類法，不

過爲便於循覽起見，嚴格說起來，自然多混淆，這是不易避免的。

至於每一類之中各條的次第，亦非漫不經意。大抵均以 國父發言的年月之先後爲先後。其有年未詳，或 國父所常說的話，本無年月可言的，則彙錄於一類之末。蓋 國父是一個革命家的言論，多是爲應付環境而發的。因之兩集均於每條之下，兼註明年月，以便讀者得知 國父因時立言之微意。其有年月不易考知者，則概付闕如，不敢臆斷，致涉謬誤。經過這樣的一番整理編排，此類書便成爲有系統有秩序的著作了。

二 各類的內容

兩集的類別，既已說明，則各類的內容，也不妨概說一番：兩集均首爲主義類，計共二十條，乃蔣總統，邵元冲，張民權，鄒海濱，馮自由，鄧慕韓，鄧澤如，譚祖堯，吳稚暉，戴季陶，胡展堂，田梓琴，于右任，林百克諸人所傳述的。內容大旨：或闡三民主義的精髓，或斥其他主義的不適國情。

次爲革命類，兩集計共二十七條。乃蔣總統，楊漢昇，林百克，胡展堂，邵元冲，張民權，戴季陶，孫哲生，宋教仁，嚴復，鄧慕韓，張祝華，何香凝，鄒海濱諸人所傳述的。內容或屬 國父早年的革命理論，或談革命的方畧，或屬革命的史料。

三爲黨務類，兩集計共三十一條。乃田梓琴，馮自由，邵元冲，胡展堂，鄧澤如，鄒海濱黃惠龍，戴季陶諸人所傳述的。內容大旨：多談黨務的改革或斥異黨的鹵莽，或屬黨史的資料。

四爲國家類，兩集計共十六條。乃蔣總統，邵元冲，胡展堂，黃昌穀，田梓琴，張民權林百克所傳述的。內容多談國家的建設，和政制的改革

五爲外交類，只前集有之，計共五條。乃蔣總統鄒海濱，黃昌穀孫夫人諸人所傳述的。內容討論民國以來的外交問題，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必要。

六爲軍事類，亦只前集有之，計共六條。乃蔣總統，鄒海濱二人所傳述的。內容多屬陳炯明叛變時， 國父指示軍事機宜的言論。

七爲學術類，只後集有之，計共七條。乃蔣總統，孔庸之，張祝華諸人所傳述的，內容多屬闡發吾國文化的優點，以及批評各種主義的得失。

八爲鑑行類，兩集計共十一條。乃鄧慕韓，黃昌穀，戴季陶，馮自由，徐季龍，林百克六人所傳述的。核其內容，則由 國父的嘉言，可以見其處事鎮靜，可以見其性不愛錢，可以見其十分勤學。

九爲雜事類，兩集共計三十二條。乃蔣總統，杜南山，宮崎寅藏，池亨吉，何香凝，田梓琴，鄧澤如，李少芳，鄒海濱，邵元冲，戴季陶，胡展堂，李石曾，包世傑，林百克，吳宗濂，張祝華諸人所傳述的。既名雜事，則內容所言，當然不止一端，不過所涉及的多屬各方面比較小的問題了。

以上各類，綜合來說，兩集雖僅區區百餘條，且係 國父的遺言軼事。然於 國父生平的主義政策，實已提要鉤玄，得其梗概；於 國父的嘉言懿行，亦可以窺見一斑，直與各種遺集，有同等的價值，同供國人稱法呵！

六 逸語的價值

國父的偉大人格，確是古今中外罕有綸比的。至其遺集之在今日，亦是凡屬國人，人手一冊。其價值的偉大，可不待言了。惟逸語不同遺集，讀者或未能十分信仰，則其價值之如何，似尙有解釋之必要。我因把全部逸語，細細研究一過，覺得確有五項重要的價值。茲特分述如下：

一 補充遺集

國父一生致力於國民革命，足跡遍環球，所至以文字或演說來鼓吹革命，喚醒國人的，當不下數千萬言。各級黨部，以及一般革命同志，雖如何極力蒐集，還是沒法子令其完全發見的。不過 國父的重要著述，